

历时两个多月的齐齐哈尔首届话剧节落下帷幕,东北话剧以“规模效应”成为一道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文化大餐——

“关东话剧”自成一派



齐齐哈尔市话剧团话剧《萧红》剧照。

齐齐哈尔市话剧团提供

□徐亚娟 本报记者 陆少平

日前,历时两个多月,由黑龙江省戏剧家协会、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齐齐哈尔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齐齐哈尔市话剧团承办的“好剧在鹤城”——齐齐哈尔首届话剧节在齐齐哈尔市落下帷幕。本届话剧节,汇聚了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大连市话剧团有限公司、吉林市话剧团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话剧院、哈尔滨儿童艺术剧院、齐齐哈尔市话剧团等优秀话剧院团,举办了16场大型剧目演出,3场特别演出和一场艺术家讲座。

话剧节期间,东北三省优秀剧目的集中展示,让东北话剧以“规模效应”,成为一道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文化大餐。演出一票难求,老幼妇孺都能在剧场找到自己喜欢的剧目,“看话剧”这一文化活动充满仪式感地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本届话剧节的举办,让东北三省话剧院团之间,拥有了更广阔的交流空间,大舞台上,各院团既保持了自己“原汁原味”的风格又激发了创作创新的活力,具有东北地域文化特色的“关东话剧”得到最淋漓尽致的展现。

走出艰难时期 繁荣创作稳步前行

谈到“关东话剧”的当前状态,哈尔滨话剧院副院长王笛信心满满地说:“总体向好!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以及国家对文艺的重视为话剧人树立了自信,明确了方向。文艺工作者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创作力量。”

“我们剧团和全国话剧团一样,都经历了‘不知演什么、不知演给谁看’的困难局面。如今,我们的坚守终于迎来了话剧艺术的发展时期。”吉林省吉林市话剧团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李群说。

第十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中,我省5个作品入围本届展演,《滴溜溜》摘得“小荷之星”,另外4个人围作品获得“小荷新秀”称号——

地域文化为少儿舞蹈注魂

□本报记者 董盈

在日前举行的第十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中,我省5个作品从全国400多个作品中脱颖而出,入围本届展演。《滴溜溜》摘得“小荷之星”,《快乐的树鸡》《红星》《我们去旅行》《冰上花枝俏》4个作品获得“小荷新秀”,成绩亮眼。记者了解到,通过两年一届的黑龙江省少儿舞蹈大赛暨“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黑龙江选拔活动,我省涌现出众多优秀的少儿舞蹈原创作品,少儿舞蹈已成为我省的文艺品牌。从此次全国展演来看,当下少儿舞蹈培训和编排有哪些“风向标”?记者日前进行了采访。

观察孩子世界 打造原创作品

“冬天的雪,冬天的风,冬天的冰湖亮晶晶。冬天的雪,冬天的风,冬天的冰面光溜溜……”在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里,聆听北国歌谣,小舞蹈演员们化身可爱的小冰朵,欢乐地旋舞,“拟人化”的小冰朵们与小朋友们在冰天雪地里酣畅地玩耍,滑雪、打冰溜滑、打爬犁……在本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



舞蹈《滴溜溜》。

省舞蹈家协会提供

展演中,舞蹈《滴溜溜》让不少现场小观众产生了玩冰戏雪的向往。舞蹈《快乐的树鸡》表现了鄂伦春族儿童在寒冷的冬天畅享快乐时光的情景,让观众领略了大兴安岭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文风貌。

此次我省入围展演的5个作品是从全省近百个原创作品中优选出来的,不仅颇具童真童趣,也展示了我省少数民族、冰雪文化等地域特色。省舞蹈家协会副秘书长从惠博说:“此次我省能有5个作品入围全国展演十分难得。人们往往认为少儿舞蹈简单,其实少儿舞蹈编创非常难,编创人员除了要具备专业水平,还要懂得孩子的心理,站在孩子的角度去审视孩子的生活。”

《滴溜溜》此次能够获得“小荷之星”,就得益于编创团队能够俯身观察孩子的世界。《滴溜溜》的编导之一赵兰华告诉记者,该舞蹈的创排用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直到上台前还在不停打磨。舞蹈的创意来源于冬季孩子们热火朝天抽冰尓的场面。“冰尓是很多东北孩子冬季的游戏,孩子们有生活,表现起来更容易应手,也更能让观众体会到真情实感。”赵兰华说。创作期间,赵兰华有一空就到冰场上蹲下来仔细观察孩子们抽冰尓时的神态以及冰尓的转法、抽法等,从这些细节中

提炼出冰尓的舞蹈动作,最终才有了舞台上活灵活现的“小冰尓”。

鼓励现实题材 少儿舞蹈原创

从惠博表示,此次展演的舞台上涌现出很多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在一个节目中,舞台一边是偏远地区的孩子坐着小板凳,啃着玉米,看露天电影;一边是城市的孩子坐在影院中,吃着爆米花,看4D电影,两者形成强烈对比。孩子们啃玉米的动作、表情,非常动人,很好地引发了人们对偏远地区孩子的关注。还有的节目反映当下社会热点现象,例如,爷爷奶奶们在幼儿园门口拿着小板凳排队接孩子,从小接触五花八门的电子产品让一些孩子变成了“小眼镜”。

《快乐的树鸡》的编导陈琨说:“北上广的一些节目其实是现实生活,更善于观察孩子生活的细节,通过细节中的元素创作舞蹈。在研究孩子的生活状态、年龄特点等方面,我们还有所欠缺。生活中存在舞蹈创作的元素,今后的舞蹈编创,我会进一步结合现实生活。”

摒弃“技术至上” 从小感受文化自信

从惠博坦言:“‘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是全国少儿舞蹈风采展现的风向标,展演折射出很多问题和现象。可以看出,‘小荷风采’历经十届,展演的舞台不再是技术的竞争和角逐,而是注重文化的传递。此次展演将我国大江南北、博大多元的文化进行了集中展示,各省市的地方戏曲、民族文化等优秀文化内容被提炼出来,创编成少儿舞蹈,让孩子们更加直观地感受祖国各地的文化,让孩子和家长一下子就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滴溜溜》追求的不是舞蹈的高难技术,而是孩子们在舞蹈中的协调性、规范性,例如,冰尓旋转动作也是让孩子们半圈半圈去完成,孩子们转得很开心。”赵兰华说。陈琨表示,这几届参加“小荷风采”主要重在凸显孩子的童真童趣,不会用技巧来提高舞蹈的品质,而是抓住这个民族的生活习性、地域特点等。

在当今的少儿舞蹈教育中,不乏盲目训

是在深耕这片黑土地,在塑造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人物故事。因此,逐渐形成了具有饱满的关东风骨和风情的“关东话剧”。以齐齐哈尔首届话剧节为契机,合力打造东北区域的“关东话剧”,主要目的还是要加强院团之间的合作共赢,形成在话剧艺术研讨、创作、未来发展方向以至于人才设备资源共享等方面实现东北区域的“抱团取暖”,促进各个院团多出精品力作,做出别人不曾有过的、保留自己地域风格的、能在中国话剧舞台上引领作用的“关东大戏”。

靠剧目说话 靠实力积攒力量

东北地区具备关东话剧成长发展的良好土壤,这里有道不尽的黑土传说,有讲不完的英雄故事。因此,在创作题材上东三省各个话剧院团把深挖这片土地,讲好关东故事,表演风格上求创新求突破作为第一要义。

“哈尔滨话剧院因为地缘关系,和俄罗斯文化交汇频繁,使得哈话剧院在建院初期就形成了以‘演外国戏’为标识的风格特点。时至今日仍延续了这一特质。”王笛说。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曾多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奖”、“文华大奖”、“曹禺戏剧金奖”、“中国艺术节大奖”、东北三省话剧节以及辽宁省艺术节大奖。

蔡菊辉说,本次话剧节经典剧目《祖传秘方》剧组获第二十六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首次设立的集体奖、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剧目金奖、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祖传秘方》是辽宁人艺秉承的一直高举的“关东话剧”的传统一个集中体现,延续和代表了辽宁人艺这些年的创作成就,在表演方式上,特别追求他们院团的传统风格,极具舞台戏剧化的效果,甚至在表演方式上也是按照传统的“高声大气”展现了辽宁人艺特有的“声线”魅力。

吉林市话剧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兄弟院(团)的帮助下,走上了排演世界经典童话剧(系列)之路,改变了以往经营“文件戏”的单一做法,主营剧目开始转型。李群介绍,儿童自创剧《人参精灵》《北方的狼》两部经典儿童剧目斩获无数国家大奖,并创下了累积演出358场的历史记录,小小剧团真正实现了叫好又叫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可喜局面。

于伟透露,大连市话剧团有限公司不仅推出了《一诺千金》《大码头》《无风地带》等原创剧目,还创作排演了“家风家教”主题剧目《儒学二则》和系列情景剧《风从家园来》。

艾平说,哈尔滨话剧院、辽宁人艺、吉林市话剧团有限责任公司、大连市话剧团有限公司这几家院团仅仅是“关东话剧”保留自己特色、活跃在话剧舞台的小小的缩影。靠剧目说话,靠实力积攒力量,东三省话剧院团的艺术创作热情已被点燃,“关东话剧”必将越来越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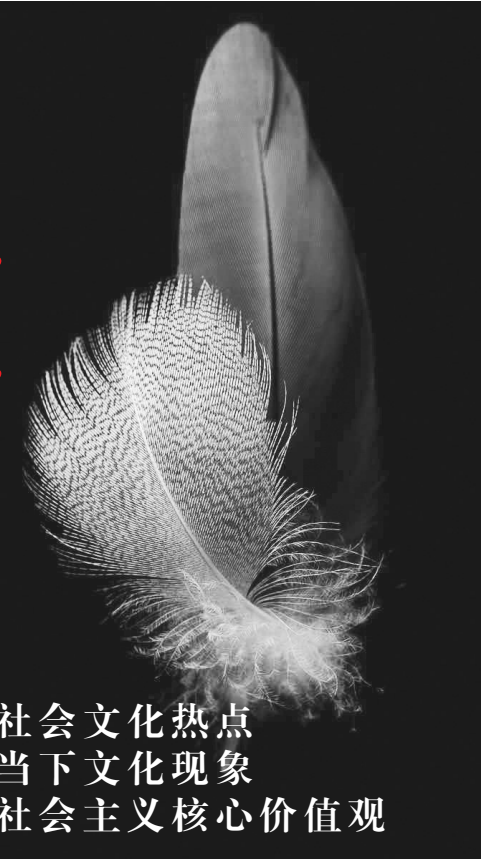
规范少儿舞蹈培训 形成行业良性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我省入围展演的5个作品几乎都是出自舞蹈培训机构,例如《快乐的树鸡》由大兴安岭冰城啄木鸟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演出、《红星》由大庆苏舞教育演出等。从惠博说,参加本届展演的大部分节目都是舞蹈培训机构挂名,这是前几届无法想象的。舞蹈培训机构开展少儿舞蹈的高精尖培训,很多机构不惜资金投入打造优秀作品,从而形成品牌效应,进而助推自身发展。

我省目前少儿舞蹈培训行业的现状如何?从惠博介绍说,我省在少儿舞蹈培训上主要包括少年宫和私人培训机构,少年宫所能承载的量非常有限。根据省舞协的调研,现在我省舞蹈行业百分之七八十的从业者是新文艺群体,其中绝大部分是少儿舞蹈培训机构。师资力量可达百余人的少儿舞蹈培训机构在我省不下10家,普通规模的机构通常也有二三十个老师,一个机构如果要招收100个孩子,起码要有四五个老师,这还不包括负责行政的老师,少儿舞蹈培训市场的需求量可见一斑。

“我省少儿舞蹈产业发展趋势向好,但是需要行业规范和引导。”从惠博说,目前我省缺乏优秀的编导人才,省舞协每年开展新文艺群体培训,每年举办一期舞蹈编导高级研修班,并举办舞蹈志愿者培训等,引导少儿舞蹈行业良性发展。

文化观察



■直击社会文化热点
■思考当下文化现象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天门军之印 回望当年 烽火楼台

□徐亚娟 本报记者 陆少平

“天门军之印”是渤海国时期的“官印”,现存于黑龙江省博物馆,是国家珍贵文物一级品,也是该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10日,记者来到省博物馆,该馆正在展出以肃慎族系遗存为主题的黑龙江历史文物陈列,在这里,记者见到了这件“宝贝”,尽管岁月风尘涤荡,铜质泛起青色,这枚“官印”依然威仪凛凛。

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副主任张伟介绍,天门军之印于1960年4月出土于宁安县渤海上海京龙泉府遗址,上京龙泉府是渤海国五京之首。这枚天门军之印为青铜质,铜片鑲成,印纽扁平,中穿一圆孔,呈桥状。通高4.3厘米,边长5.25×5.3厘米、厚1.4厘米、柄高2.9厘米。印面略呈正方形,印文为汉字篆刻“天门军之印”;印背楷书:“天门军之印”,印文笔画细挺有力,圆润活泼。印文凸起,笔画之间形成0.9厘米的沟槽。作为目前国内现存唯一的一方渤海国官印,历经千年时光,这枚方寸印章,已经成为后人研讨海东盛国景况的重要佐证。

从展厅悬挂的《唐、渤海五京名称对照表》来看,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的古代上京龙泉府旧址,和今天位于山西省太原市的唐代北京太原府是相同等级的建制。唐代史料记载渤海国“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是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渤海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对外交往的中心。

记者在展厅了解到,公元7世纪末至10世纪初,在我国东北地区及朝鲜北部,俄罗斯海滨地区,曾出现过—个强大的、由唐王朝册封的地方民族政权——渤海国,渤海国的主体民族就是靺鞨的一支——粟末靺鞨。926年,渤海国被辽所灭。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渤海国的社会发展深受中原盛唐文化的影响,其典章制度,仿自唐朝;衣食住行,皆有汉风。与中原内地的频繁交往,创造了“海东盛国”的辉煌局面。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洪曾撰文《渤海“天门军之印”辨识》,对天门军之印的形制、工艺、艺术风格、文化体系及其蕴含的重大历史意义做了全面的阐述。文中介绍,从篆刻艺术的角度考察分析,“天门军之印”与唐印同属工整一类,印面设计颇见法度与巧思,印文平整中见圆转,线条有一种韵律之感;排列布局,自由占地,疏密得当。结合文献赏读印章,更见这枚印章文字布局章法稳妥合理,在视觉上有空间的充实感、平衡感。“天门军之印”印文完整,品相很好,无疑是唐代官印系统中不可多得的一件艺术质量较高的作品。这种极为成熟的、符合传统印章美学的形式以及特殊的线条焊接工艺,没有丰厚的印学文化积累,是难以为之的。据其推测,不排除有深谙制印技术的汉人参与了设计制作,当然,其中也融入了渤海民族的审美观念。

张伟透露,天门军之印最初藏于渤海文化馆,于1963年8月11日调归黑龙江省博物馆,2014年被确定为十大镇馆之宝。2013年9月黑龙江省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联合主办《白山黑水海东青——纪念金中都建都860周年展览》,天门军之印作为肃慎族系的重要文物在北京展出长达6个月。

“天门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张伟介绍,据史料文献记载,唐朝、辽、金都无“天门军”之制,历年出土的辽金铜印亦无此种形制。《旧唐书·文宗本纪》记载:“大和六年十二月,内养王宗禹渤海使回,言渤海置左右神策军,左右三军一百二十司,画圈以进。”此处将渤海国建制与唐朝中央政府的神策军相混淆,表明渤海国设有同类的禁军组织。有研究人员据此推测,“天门军”可能是类似唐朝的王城禁军组织。

一枚印章,通达政令,彰显法度,权责有据。一枚距今千年的印章,让我们回望一个王朝的兵戈铁马、烽火楼台。



天门军之印。

省博物馆提供

70年·龙江国宝故事
历史文物类